

老丁笔下的民国女明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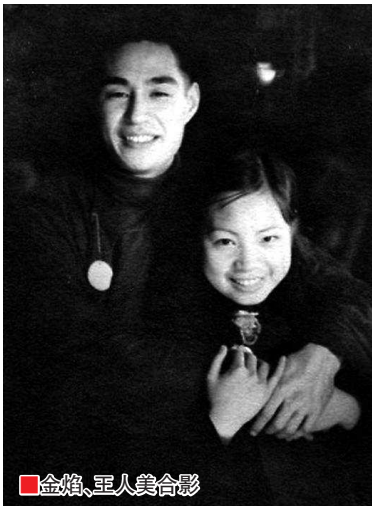
编者的话

丁悚(1891~1969)活跃于20世纪前半叶的上海滩,他多才多艺,又融汇中外古今,博采众长,在美术(包括漫画、月份牌、广告、插图、美术编辑和教育等)、戏剧、电影、摄影乃至文学创作等众多领域里都卓有建树,影响深远,是海派文化史上开一代风气的不应被忽视的代表人物。

丁悚交友开阔,常常呼朋引类,“啸聚”于他所居住的“天祥里”(后为恒庆里)这条弄堂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他家客厅,就是当时上海文坛交际的沙龙,丁悚本人则是当年上海艺坛各种信息中转的交通所在,他也培养出了漫画家儿子丁聪。《四十年艺坛回忆录(1902~1945)》由其报章专栏汇集而成,由丁悚之孙丁夏整理出版。内容包括清末民国时期丁悚亲眼目击的鲜活生猛的艺坛八卦、亲历亲闻的精彩趣事、前卫开放的文化花絮等,颇具可读性,也极具史料价值。以下片断摘自书中,分享给读者。

生面别开的金焰、王人美婚礼

大凡艺人的举动,终有些出奇制胜匪夷所思,连一生最重要最庄严的结婚仪式,也有出诸特里特别,生面别开的,有之,自金焰、王人美始。在他们正式结婚的一星期前(当时根本不知他们有结婚的消息透露),忽然接着金焰的来信说:“在这个阳历的大除夕,我们联华同人预备狂欢个通宵,有特别余兴,六时开始聚餐,以后以固定节目次第举行,绝对不邀外客,除你和师母、小丁外,还有龚之方先生而已,务请早临,不胜欢迎,地点霞飞路底第一厂”云云。我们接着了信,当然预备准时参加,好得联华同人,上至经理,下至茶房们,大都相熟,预料一定有很有趣的玩意。打电话一问之方,之方也是不知有他,说我们准时出席吧。不料到了那天,报上登了他俩的结婚启事,方始明白其中原故,我们就买了一只花篮带去。到了联华,厂内各部份,已稍加点缀,在一个搭好了的宫殿式的内景两大间里,设了四席酒筵,一间叫什么厅的,悬挂了许多彩纸,中间壁上搁一收音机,并有英文恭贺新禧字样,另一大间,沿壁搭的四围长条木板,板上放满生的、熟的、甜的、咸的、荤的、素的,千奇百怪的食物,比之一片吃食店储的货色还要充足,据说全是同人们各出心裁,采办来作为贺仪,预备礼成后,给大家大嚼的。七时入席,所备是正式菜肴,大概是喜酒了,我们也不去管他,开胃畅饮吧。



金焰、王人美合影

联华同人,像孙瑜、蔡楚生、聂耳、金焰、吴永刚们,哪个不是视酒如性命,酒杯嫌小,倒在玻璃花插里,倾“插”痛饮,高声歌唱,四座欢呼。金焰醉了,就喜欢爬高,那堂宫殿布景多高,他会爬得上去,急得人家吊人中,布景上面是没有屋顶的,我们正冷得在发抖,给老金这一吓,反吓出一身冷汗。十时左右餐毕,开始余兴,节目是《瞎装驴尾》。集同人于一堂,派一人发令,把人双目用巾扎紧,手执纸剪的驴尾,瞎摸至屋的一端,把驴尾瞎装在绘有一黑驴的纸板上,无论如何终不会合适的。我和内人,因为年龄较大,就派我们第一对出马,以后,一对对地照例行事。那时,黄绍芬和陈燕燕还在私恋时期,当然也算一对。有许多无对象而乱配的,真让人笑痛肚皮。还有驴尾的瞎装,也够发噱。结果,装得不错的,说有奖可得。结果,黄筠贞获

得,奖品为纸包一很大的方形物件,须要她站得很高,当场出采的,黄站上一高处,将第一层纸拆了后,内系一唱片纸匣,掀起匣盖,内还包有不少纸张,于是,一层又一层地拆了十几分钟,始得其物,乃花生米一粒。众乃哄堂大笑,还有种种余兴,都很好玩。到十一时五十分钟左右,始复集厅上,举行正式婚礼。由孙瑜主婚,新郎新娘的打扮,还是平常随身穿的青布衣服。聂耳司仪,黎莉莉、胡笳、白虹唱特制的婚礼进行曲,霎时礼成,就开始痛饮大嚼。既没有座位,更没有碗盏杯筷,全用五爪金龙和花插代替,逢着原只熏鸡烤鸭,就用手撕吞食。酒有花雕、茄皮、啤酒,水果有生梨、香蕉、橘子等,应有尽有,吃得皆大欢喜。东西吃光,天也大亮。不过都是满手油腻,无从洗涤。幸我袋内所藏手帕尚在,乃不致于有无处安放的窘态。这样的婚礼,生平只逢着这么一次。

胡蝶临场心跃

一年浙省某地(健忘的我,竟记不清了),为了灾荒,旅沪同乡,辗转地委托了徐来等,拟假康脑脱路徐园,举行一个明星游艺大会,以所售券资,救济灾区。事前假北京路大加利邀宴电影明星和报界同文,以期商讨节目和宣传事宜。那天胡蝶因在家中度中元节,并当夜有戏待拍,所以迟到早退,当时报友疑其架子太大,深致不满,事后胡蝶托托我向同文缓颊,要求谅解,遂平静过去。到了举行游艺会的那天,我偕内子同往参观,先在后台溜达,当胡蝶将登场时,忽觉胆怯,谓内子:“你来摸摸我的心看,正在跳得厉害呢?”说时牵了内子的左手,伸入她的胸怀,叫内子抚摸,内子果觉着她的心脏在剧烈地跳动。当时我钦羡内子的艳福,说“只有你们同性的,能享着这软玉温馨的酥胸,真使我神往不置”。

明月社时代的周璇

周璇于廿九、三十、卅一三天,假金都大戏院,举行个人歌唱会,并有秦鹏章琵琶独奏,严俊担任报告,关宏达讲解歌名故事,由黎锦光指挥,所选歌曲,皆采自她最近所主演的《渔家女》《鸾凤和鸣》《凤凰于飞》三巨片中的插曲,如《渔家女》《疯狂世界》《交换》《不变的心》《真善美》《可爱的早晨》《慈母心》《寻梦曲》《凤凰于飞》等等,都是近来风行一时的流行歌曲。事前我们曾举行过一次小



周璇赠友人的照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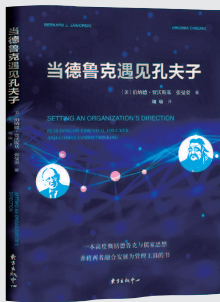
组座谈会,考虑进行事宜,她表示这次的会,自己毫无把握,所以急得要命,尤其是自知歌喉欠亮,一再向我说:“恐怕一定唱不好,因为我的嗓子自己知道还不如李香兰和白虹们的好,我真忧愁呢!”我教她不必事先忧,这样将会发生噪音影响的,索性胆子放大些,不要多愁多虑,况且以歌唱经验来说,在今日你也可算得着数一数二的一个了,假使你在登台时也这样的胆小,那时必定要弄出话把戏来的,快不要忧虑吧!但她总惴惴不安,我又问她《凤凰于飞》中插曲,调子动听的,还有好几支,何不把它选入。她也虑到练习时间的短促,又未灌过唱片,只在摄影片时,连演带唱过几次,现在一时登台歌唱,恐怕要将歌词遗忘,反为不美。

总之,她这次开歌唱会,实在很虚心,就是对于票价一点,她不愿过巨,人家劝她三千元座只有四排,比较五百元座还是占多数,还有一点,她的歌音不借话筒是不够送远的,所以他们筹备人,事前替她预备了“RCA”最好的话筒应用,以臻完善,使聆歌者字字入耳。于是我又想到从前在明月社时代的她,真够可怜,给人呼来喝去不知当她什么看待,在今日她的艺术虽然还谈不到登峰造极的成就,但是以今比昔,也可算扬眉吐气了。记得她那时见了社里所备的钢琴,当然十分爱好,私底下不时去弹弹弄弄,一次恰给王人美的哥哥人艺看见(人艺脾气很孤僻,擅长手提琴),猛然一脚蹴去,直把她跌得很远的一扇门上弹住,当时严华也在当练习生,实在有些看不过去,几乎和人艺吵起来,她是含了包眼泪,不声不响地走开了。至于现在的她,却有那么多歌迷和影迷,竟把她当作天人看待,每个人都以一见其丰采为荣,就是我一方面的男女亲友,也常有人来要我介绍一见,我总是代她婉辞,实在因她身子衰弱,客气朋友,势必周旋应酬,于健康大有影响,所以我不常去麻烦她。在她未婚变以前,还常到舍间来盘桓饮宴,后来她出了名,不得了,有几次她来时,把我家的前后门挤得水泄不通,吓得她从此轻易不来了。后来再加婚变一役,她更表示羞于见人,我常安慰她,一切想得开些,不要太自苦,她答应我待歌唱会开过后,拟图畅叙一下。

黎莉莉的幽默

黎莉莉在当年女星中,身体的健硕,除黎灼灼和她不相上下外,其他都够不上她。在明月社时代已以大腿健美著称。歌唱虽不及王人美、白虹们动听,但唱时樱口启合的曼妙,真使人蚀骨销魂,当时有甜姐儿的绰号,就是指此。有时我故意要她唱歌,以便欣赏她的美态。十四年前的一个仲夏季节,她们一伙好游泳的明星,去兰园兴罢归来,到我们家里玩儿,那时小女一薇产生尚未弥月,躺在榻上午睡,未满月的小孩,皮肤色泽大多红紫,莉莉见了,问我她是否也天天在兰园游泳,何以这样的黑,一时众人都哄堂大笑,于是一薇就有了“小黑炭”的雅号,我们一直叫到如今未曾改口,尤其是严斐弯了舌头,叫起来必填一儿字,真是有声有色,今天(农历五月十六日)是她十四岁的生辰,乃记起了黎莉莉给她起的绰号。的确,小黑炭比了她的兄弟都来得黑,也许是莉莉的幽默吧?

新书推荐



书名:《当德鲁克遇见孔夫子》
作者:〔美〕伯纳德·贾沃斯基、张曼姿
译者:珈瑜
出版社:东方出版中心

本书是一本高度概括德鲁克与儒家思想,并将两者融合发展为管理工具的书。在数字经济浪潮汹涌、商业环境剧烈动荡、行业颠覆和洗牌频繁发生的当今,企业更加为自身的发展方向感到迷茫。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,企业如何设定正确方向,构建起支持自身可持续发展的使命、愿景、宗旨以及价值观和文化?围绕这些思想理念和工具方法的构建,作者旁征博引,通过多个行业的代表性案例,深入浅出地阐释了其学说借鉴价值。同时以比较研究的视角,开创性地总结和阐释了德鲁克和儒家思想的十项原则,为企业更好地运用这些经典思想和方法来应对当下挑战、谋划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。

作者伯纳德·贾沃斯基,现任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德鲁克管理学院彼得·德鲁克管理和人文科学席教授;张曼姿则现任职于深圳大学,副研究员,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德鲁克管理学院管理学博士学位,长期研究并关注管理思想在跨文化环境中的应用。



书名:《文明的比较》
作者:〔英〕艾伦·麦克法兰
出版社: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

本书是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艾伦·麦克法兰的代表作品,是一部通俗的文化史著作。面对文明的共通与不同,我们该如何相互欣赏,如何求同存异,又该如何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?作者在书中以客观的态度,探讨了导致中国、日本、欧洲和英语文化圈形成不同发展路径的因素,也给出了“我们具有多重身份,各个身份以金字塔式结构逐一构建起来,范围逐渐扩大但不会相互冲突”“我们被某个层面上的差异所区分,又在另一个层面上被统一”的回答。

拥有不同文化和历史烙印的人们所组成的社群正在世界各地形成,尝试了解如何应对这种情形,并应当抱有多少宽容;新流入的人口距离威胁到东道国的“核心”共同体还有多远,是我们身处的时代中最大的问题之一。我们可以通过纵向的历史镜鉴和横向的文明互鉴,信守独立的文化认同,并热爱我们的文明。